



现代性赋格

19世纪欧洲文学名著启示录

童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现代性赋格

19世纪欧洲文学名著启示录

童 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赋格:19世纪欧洲文学名著启示录/童明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0

ISBN 978-7-5633-7762-6

I. 现… II. 童… III. 文学评论—欧洲—19世纪—文集
IV. I50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46938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5mm×670mm 1/16

印张:14.25 字数:130千字 图片:57幅

2008年10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定价: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题内题外

1

终于每年都能有一段时间回国内执教，不亦乐乎。几年来在各地的大学做过一个系列讲座，有些发表在杂志刊物上，后来改写成这本书里的各个篇章。每次开讲，学子们都激情高昂地参与思辨和讨论，令我难忘。没有那些发问、评论和建议给我的启发，也没有现在这本书。你们读的时候，也许会感到那些对话还在进行。

这些用汉语写成的文字，起源却在另外的时空。我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开的课程中，有两门课（“西方文论”和“19世纪欧洲文学”）和这本书的内容有关，十多年下来累积了不少心得笔记。上课用的是英语，所读的文本（其中包括本书提到的作品）也是英译本，原文则是德文、法文、俄文、希腊文、拉丁文、意大利文，等等。其中所涉及的地缘历史语种，代表着好几个不同的时空。今年（2008年）春天又开了“19世纪欧洲文学”，选这门课的美国学生听说我将在中国出这本书，一是鼓励，二是好奇，问：“用东方的语言可以表达那一段段细腻复杂的欧洲思想和文字？”我反问：“为什么怀疑？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波德莱尔他们是世界性的，到了中国自然就会说中文。”他们笑了，笑得灿烂。

那么，这本书是19世纪欧洲文学名著的讲座集？是，也不全是。

去年年底在西安，和一位在大学教经济学的老友坐在高新区的星巴克

里喝咖啡，他问：“新书是本什么样的书？”我答：“19世纪欧洲文学名著的讲座。”在朋友淡淡一笑的眼神里，我明白他问中还有问。几十年了，我们见面总会谈到许多非私人的话题（比如，这一次是华南虎的照片），潜台词是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他的眼睛在问：“19世纪的欧洲文学对我们现在（当下的中国）有什么启示？外国文学对我们能有什么帮助？”

有一次讲座时，有人就是这样问的。提问人的眼神，我也记得。我看到过许多的眼神，对文学的价值，或者表示肯定、好奇、期待，或者表示怀疑、半信半疑。

文学是什么？可答：文学绝对不是股票。这话由不同的人口中说出来，意思大相径庭。一个意思是，文学之价远不如牛市的股票。网上看到某大编辑说：“文学现在的用途无非是娱乐，玩过就算了，谁把它当真？”言下之意，你当真，那是不识时务。另一个意思则相反，如果我们对文学艺术非常认真，视之为生命中的意义，那也要承认文学不是股票，承认文学并无功利的用途。用康德的话说：“文学之目的，是目的之外的目的。”用中国人的老话说：“大道无用。”

不由想起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的眼睛，想起他怎样观察19世纪巴黎的现代化，怎样把所见所想写进诗里。波德莱尔还看重城市里观察现代化的各种“眼睛家族”，把这些“眼睛”收入他的诗篇，作为对历史、对人性的珍贵见证（见本书第三章）。

我想这样答朋友，答读者：这本书以详尽解读19世纪欧洲几部经典文学作品为路径，进入历史，进入现代性的思辨，进入当代西方文论（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更准确的译法应该是“当代思辨理论”）的思辨，也进入（唤醒）人性中的美学判断、美学思维。

19世纪欧洲文学名著为什么值得重读？因为那里凝聚了丰富的美学智慧。什么是美学智慧、美学判断？整本书都在谈，也未能穷尽这个题目。本书的焦点，是19世纪欧洲的几部文学经典作品怎样以美学智慧、美学判断对现代性提出各种对题和答题。

本书分为四篇，共八章：“启蒙篇”（含“启蒙”上下两章）以启蒙为线索，引出现代体系和后现代思辨策略的对位声部，是本书主要的文论部分。“法兰西篇”（含“波德莱尔忧郁的理想”和“福楼拜的美学判断”两章）与“俄罗斯篇”（含“欧洲现代化和彼得堡幻想曲”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两章）相互对照，呈现发达状况和不发达状况下，对现代体系两种不尽相同的反应，其中的答题、对题相互交错追逐，加深了本书的主题。而“尼采篇”（含“尼采式转折”上下两章）则是从整个西方思想史的大格局出发，对现代体系的思辨和应答。无论怎样看，尼采才是代表后现代性的历史转折点。

2

人类的现代化之梦，出自要创造一个相对自由和没有残忍的世界的愿望。现代化的愿望无可厚非，现代化会持续下去。虽然现代化不会停止，与它相对应的现代性却不是一成不变的。

所谓现代性，是回答什么是现代价值、现代思维的哲学思想；现代性是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现代文化思想、现代意识。现代性不是单义的，而是多义的。什么是现代性？什么是启蒙？都不是问一次答一次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的问题，需要在历史中形成动态的思辨，需要有智慧，包括美学智慧。

赋格（法文、英文为 *fugue*，意大利文为 *fuga*）是一种多声部对位的音乐结构，乐曲主题以几个相互模仿的形式（或称声音）形成答题和对题，几个声音之间彼此呼应，相互衍生。多义的现代性，在历史上以复调式、多声部拓展，宛如音乐中的赋格。

现代性赋格和人心、人性一样，常是不和谐曲，时时呈现张力。

对现代性的多义和复调式的明悉谳达，已然是后现代意识。后现代不是近几十年来突然发生的理论，不是对现代经典文学的否定。换言之，后

现代不是顿悟，是历史的渐悟。其实，顿悟皆为渐悟。

有关现代性的渐悟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过程，我们选来细读的这几部文学作品虽是这个历史中很小一部分，却是几个能穿透时空的声音。在19世纪的欧洲，波德莱尔以“忧郁”诗风回应豪斯曼式的现代化；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以“客观”小说风格鞭挞布尔乔亚并讽刺宏大叙述；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 1821—1881）借地下人（underground man）之口，剖析乌托邦的工具理性基础如何偏离人性；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从苏格拉底如何将美学与哲学对立，着手梳理整个西方思想史，并为现代意识注入希腊悲剧的美学智慧。在当时，这些声音从西方所谓正统的现代观来看，几乎是异端邪说，他们被说成是败坏社会道德者、非理性者、疯子。历史给予我们后见之明。以后见之明，我们看到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波德莱尔、福楼拜是有先见之明者。他们禀赋瑰奇而风格迥异，其共同点是善于采用比理性判断、道德判断、政治判断更为复杂、更接近人性的美学判断；他们以此质疑启蒙形成的那个现代体系，对现代性提出各种的答题和对题，成为人文美学现代性的精粹。体系的宏大叙述确实激动人心，但有时候却是一种“讹诈”（借福柯之语），尼采他们敢于拒绝这种“讹诈”，胆略令人佩服。用当代文论的术语说，他们的文字所体现的人文现代性、美学现代性，相对于现代体系，毋宁是一种“对位现代性”（contrapuntal modernity），是后现代的先驱。

以后见之明，我们看到全世界依然为现代性所困惑，现代体系作为高度统一的宏大叙述（所谓“高度统一”就是否认现代性是多声部的、复调的）渗入现代生活各个层面，是困惑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仍在寻找现代意识的中国，欧洲现代化的历史（包括其中的文学史）所能提供的借鉴不可忽视。

所谓“现代”，始于西方。中世纪之后，欧洲出现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横扫封建秩序的僵滞和中世纪的愚昧，终结以宗教信仰为

特征的世界观，以资本主义变革为发展动力，以科学、民主、理性为新的价值，推动历史进步。现代性是启蒙思想家在变革激情之下对未来提出的理想蓝图，是怀抱着梦想而绘制的一套哲理设计。欧洲人根据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传统和他们当时对历史、世界和科学的看法与愿望，对这套设计几经拼补而形成体系，称为“体系化的现代性”，或称“现代体系”（systematized modernity）。在哲学上，现代体系排斥美学思维，它以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笛卡尔式的主体（所谓客观知识和真理的主体）为主要标志。

现代体系显然有积极的作用，组成它的元素也有其合理成分。但是，几百年来，现代体系一再给予人们变革的信息、理性的方案、光明的许诺，也一再让人们看到它变革、理性和光明的另一面。

旨在使人类摆脱愚昧的科学，可以导致科学主义，成为现代的宗教，这是启蒙思想家始料未及的。

现代体系对人性、人文学科的科学解释，其实是机械主义世界观的解释，影响的不仅是现代人文学科的走向，还有社会发展变革的蓝图。人类常自以为计算精明，然而种种的“人算”常输给“天算”。

再说理性。西方理性优先的传统本来就带有苏格拉底思想的先天不足，在使用理性时会表现出某种傲慢和偏激。理性被工具化以后，排斥人文理性，甚至服务于殖民主义、帝国扩张、专制暴政、战争掠夺。启用工具理性，让不合理的行为合理化，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宏大叙述的所谓“高度统一”，意思就是，唯此叙述为大，唯此叙述是真理。这样一来，宏大叙述就成了“讹诈”，完全屈服于它，等于放弃独立思考。当你滔滔不绝地使用宏大叙述时，是它在以真理的声音替你叙述，以常识的身份替你思想，以体系做你的“主体”，理所当然地做你的主。所以，现代体系喜欢浪漫纯真的头脑，不喜欢怀疑者。

至于许多布尔乔亚们会偏爱体系那光明的话语，并非天真浪漫，而是因为宏大叙述的豪言壮语正好掩盖他们的无知、无能和无耻。福楼拜揭穿

了这个谜底。

尼采的伟大有好几个原因。原因之一，是他不再采取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的二元否定法。他在分析了苏格拉底如何把艺术和理性分割的历史之后，没有按照苏格拉底的方式否定苏格拉底，而是提出“作为音乐家的苏格拉底”，以此作为历史转折的新符号。尼采的方法是一个示范：我们对现代体系的批评，并不是对它的完全否定，更不是对现代性的否定。19世纪欧洲经典文学提供的启示很多，共同的一点是，对现代性的思辨应该符合人性，适应变化，应该是复调的；新的思辨（以尼采式的思辨为隐喻）是艺术和理性的统一。

3

浪漫，出自人类善良的本性。可是，善良不一定等于智慧。浪漫到了不了解自己的程度，是幼稚。浪漫到了看不清现实，是盲目，是愚笨。如果到了真假不辨、善恶不分的地步，浪漫是什么呢？

体系化的现代观以“光明进步”为号召，要求人们必须接受它的科学说、知识观、真理观。换言之，体系能否维持它的绝对真理性，体系能否继续为体系，取决于人们是否无条件地乐观与彻底地天真浪漫。但是，历史和生存的现实，逼迫人们从无条件的浪漫乐观中清醒。这种清醒是新的启蒙，它的历史积累形成另一种现代性，后来称为后现代意识。

自福楼拜以来，走出浪漫的误区成为现代美学（美学现代性）的重大主题。用福楼拜的话来说，这是现代人必不可少的“情感教育”。

阅览现代性的复调历史，也是在现代性的多义、多声部之间，体味“情感教育”是历史渐悟的一部分。

从世界历史看，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演变分不开。现代化不均衡的发展，把地球分成“东方”和“西方”（又称“南方”和“北方”）。较早进入发达状况的欧洲国家早一些发现了现代化的种种问题，文化心理

(现代意识)也成熟得较早。另外一些国家,在暂时不发达的状况下,对现代化的向往和想象,促成一种缠绵而悠长的浪漫。19世纪处在不发达状况下的俄国,就有这种情形。19世纪的60、7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N.G.Chernyshevsky, 1828—1889)之间那一场争论,扼要地说,是陀氏看到了车氏的浪漫乐观可能转变成危险的社会实践。这场争论,在20世纪的现代化实践中余音回荡,经久不息。

本书特意对19世纪的巴黎式忧郁和彼得堡幻想曲加以对照,说明发达和不发达的状况之下,“情感教育”的课程有所不同,而这两门课程对我们都有镜子的作用。中国的现代化在两个不同的阶段,在某种程度上重复了19世纪的俄国文学和法国文学所记载的两种不同的情感过程。

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中国,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式的光明和浪漫为主调,虽然那时已经有了对那种浪漫情调的存疑,但是出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出现《地下室手记》那样的感悟。世界意义上的现代化在80年代以后到达中国,进入相对发达状况的中国社会,现代意识应该说较接近欧洲发达国家所熟悉的意识。但是,曲折的近代历史使我们的现代意识充满了矛盾。在长期不发达的时间里,我们心里的现代化(无论说出来的是几个),几乎只是指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对现代意识似乎没有太多的时间或耐心来思考。试过了乌托邦经济,再试自由贸易经济,以为这必然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现代意识。两者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两者的哲学基础都是启蒙形成的现代体系,都是以科学主义、工具理性、客观知识主体论为主要特征。我们还是在光明进步的宏大叙述里思维,但已经开始走出过度的浪漫,接近现代化的真实问题。可以看到的是(经济问题除外),公民社会的意识有待觉醒,布尔乔亚的习气蔚然成风,旧的东方式困惑依然,新的西方问题不期然而然。有人就骂现代性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帝国主义的,不知是要否定资本主义,还是否定现代性。西方,如同东方,不是某一个标签就可以概括的,更何况,东方、西方的现代化经历越来越相似。

同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人类共性是什么？人类像浮士德一样，一旦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原先美好的愿望不经意就成了魔咒。论头脑，浮士德算是人类中的佼佼者，但是他有人性中的通病——不愿意面对世界的真相，快乐寄托在把这世界拟人化了的幻象（anthropomorphisms）里，似乎只要将世界彻底按自己的愿望拟人化了，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浮士德的弱点是人类的弱点，即深信拟人化的比喻而不疑，必然是视之为真理与崇高的理想，至于世界的真相、自然的客观环境，顾及得少，忘记得多（尼采《从道德之外的意义看真理和谎言》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这个魔是个心魔，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认识论（现代体系的核心）的象征，本来就在浮士德的心里。和梅菲斯特的一纸合约，可不就是那宏大叙述？能让你亢奋，让你登足高山，也能让你沮丧无比，坠落谷底。

歌德用了六十年的心血，写了两部《浮士德》诗剧，用心良苦。这件事本身寓意深刻。

4

下面还有几点补充。

其一，歌德、司汤达、普鲁斯特、卡夫卡，等等，都为美学现代性填写了丰富内容，也是现代性赋格的一部分，但是，出于各种原因，未能写出和他们有关的篇幅收入这本书。这是一点缺憾，希望以后能写出续编。

其二，阅读如果不是独立于思辨和写作之外，而是以写作和思辨为目标，阅读便是创造性的。这一次，我试把十几年阅读尼采的心得写成三十多页，其实是完成了一次思辨活动。解读波德莱尔、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过程，对我来说也一样。

有朋友表示关切：你把文论写成散文，用散文做文论（即哲学思辨），会不会是一次“有风险的试验”？我听了暗喜：有人看出我的“试验”之

心，而且称之为散文！不过，已经有了先行者的试验，也算不得是试验。尼采式的转折，就是诗和哲学重归一体。尼采是诗性哲学的示范，他的文字是散文，文学自不待言；美学（艺术）思维也贯穿于他整个的哲学实践。对他而言，阅读、写作和思辨之间的互动就是艺术。到了20世纪后期，西方一些文论家将读和写糅为一体，形成特殊的文学评论散文文体，如德勒兹（Gilles Deleuze, 1925—1995）、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1941—）、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他们是文论家，也是散文家。

本书既然以美学智慧的倡导者为楷模，我也试以散文做文论，力求诗性的思辨、思辨的诗性。就整体结构而言，各章可作为独立散文，但彼此呼应，又是多声部赋格。此外，解读经典文学作家和作品，必须有尊重原作的客观，有思辨的慎重，而客观、慎重并非就是刻板，深入而“散”出，才不辱文学的真性。

其三，读、写、思可交融，不同的时空也可交融，交融就是创造。我说的时空有几个意思。首先，世界上不同的空间各有自己的历史感和时间感，中国、印度、美国是三个空间，也是三个时间，因而是三个时空。当然，19世纪的世界和当今的世界又是两个时空。爱因斯坦用过一个词——chronotope，即是“时空”。

不同时空如果真的可以交融，人类可以获得更广阔的历史观、多视角的认知能力、更宽容和准确的判断，以及更丰富的精神生活。

有人说（例如霍米·巴巴），当代的“此时—此地”经常是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并列与交汇。信息科技的发达确实使时空的交融容易多了，但是，时空的真正交融并不由科技决定，而是取决不同时空的人有什么样的愿望。君不见，有多少的时候，不同的时空交叉而不相融（容）。美国军队进驻伊拉克，不能算是时空的交融吧。历史上，在时空之间行走的，有文明的使者，也有打着文明旗号的强盗。即便是我们这个科技发达的时

代，也不免有罪恶。罪恶之一，便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拒绝交融。

科技发展、现代化的进程是催化剂，但是，有意义的交流、交融靠的是什么呢？人脑和电脑至少缺一不可吧？

前面提到，去年12月曾和老友喝咖啡。那是在西安高新区世纪广场的一家星巴克。如果要喝铁观音、乌龙、普洱、龙井，那地方就选得不对，喝咖啡却正好。室内的格局、桌椅的制型、洗手间的设备、墙上的图案，一律是星巴克的规格。顾客也似乎适合星巴克文化：上班族的青年人、逛街的女士、大学生、老师，还有不少的欧美人士。我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恍惚在美国，好像喝完咖啡就要去学校上课了，却又明明是在中国。突然间，我急于要证实这是在西安，在故乡，于是开始寻找属于西安的味道，室内一丝也没有。眼光移向窗外，外面号称是高新开发区，是我第一次拜访的世纪广场，十年前这里是农村，现在，楼房和街景全部按照西方的形式现代化，几乎完全没有中国传统的痕迹……天啊，居然看见街旁种了棕榈树，不是假的，是真的；不是几棵树，而是排在宽阔大道的两行。热带亚热带的树木，出现在中国的大西北，棕榈树加上外面的街景，更像洛杉矶落日大道的景观。我多少有点恐慌，仿佛身陷梦魇。这时，我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天西安落了头一场雪，骤然降温，棕榈树立刻披上白雪，叹为奇观。但奇观之中又有些滑稽，似乎在证明：这里仍是中国的大西北。

我获得一种莫名的宽慰，宽慰又稍纵即逝。自此以后，我多的是一份担心，担心那些棕榈树在西安怎样过冬，不知今年年初那样的冰雪低温天气，它们能否安然度过。

西安的现代化高新区、星巴克，无疑是一种时空的交融，或者说是时空的移植（如同那些棕榈树）。各大城市的现代化速度之快，面貌一年一个样，令人不得不感叹，这毕竟是中国几代人曾经的梦想。不过，迅速的变化中有时会觉得少了些什么。几个月没有去的地方，突然平地拔起一座建筑，具有最夸张的现代化形式，然而却会缺少常识，也就缺了东方和西

方的人文精粹。当下兴庞大、兴豪华（大工程肯定对某些人的利益也大，利民的事未必有利润），城市的过去，相形就小了旧了。所以，现代化似乎是对过去和记忆的阔气加豪迈的否定，富有人性的空间或元素就这样被“化”掉了，继而，有人想起要弥补什么似的，又推出模仿物，逼真却无法真，令人啼笑皆非。波德莱尔并没有离我们远去，“浪子”的眼睛也在观看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这样的观察，有时候觉得，在有些地方，现代化像是掉了魂儿似的悬着挂着空着。人的梦想，毕竟要归于人。合乎人性的可称梦想，否则应该称为梦魇。如果生存的意义在于人的自我意识的成熟，那么，有意义的现代化也应该带来成熟的、与人性密切相关的现代意识。那一天，我和老友谈得水乳交融，时空交融。在我们和现代性有关的话语里，镇坪的华南虎照片、19世纪的豪斯曼、伦敦水晶宫，等等，发生了关联。

谈到歌德花了六十年写《浮士德》这件事，老友啧啧称奇，问我：“歌德何时去世的？”我记得很清楚，答：“在完成《浮士德》第二部以后的第二年，1832年3月22日，歌德在魏玛溘然辞世。”记得木心先生在《魏玛早春》这首诗里写过这一段，说：“那时节在魏玛，冬天尚未退尽，春寒料峭而滋润，恬漠而剝切地透露神圣的气象。”

怀念歌德的木心，阅读欧洲文学、探索现代性复调史的我们，都是在完成一种神圣的时空交融。

和您一样，我也是行走在不同时空里的人，话开了头难免会长，题外的题内的话都有，恕我以此为序。

童明

2008年3月写于洛杉矶

目录

题内题外 1

启蒙篇

第一章 启蒙（上）：现代计划的轨迹 3

第二章 启蒙（下）：后现代的思辨 20

法兰西篇

第三章 波德莱尔忧郁的理想 41

第四章 福楼拜的美学判断 68

俄罗斯篇

第五章 欧洲现代化和彼得堡幻想曲 97

第六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 121

尼采篇

第七章 尼采式转折（上）：悲剧之力 151

第八章 尼采式转折（下）：别忘了音乐，苏格拉底 171

参考文献 191

索引 200

鸣谢 211

启蒙篇

一、启蒙之意义

二、启蒙之历史

三、启蒙之现状

『什么是启蒙？』不是问一次就一劳永逸的问题。启蒙要一直继续，但是，某一种启蒙是可以质疑的。

后现代的顿悟，其实是对历史的渐悟。

经典机械论假设：宇宙是一部机器，遵循可预见的客观规律；人只要发现自然规律，用于实践，就可以全面改造社会。这对于『自然』和『人』都是一种误解。